

《全唐诗》征引之《桂林诗评》及残诗出处考

莫道才

《全唐诗》卷七百九十六辑录了出自《桂林诗评》的八联残存诗句：

去帆看已远，临水立多时。

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。

瀑布五千仞，草堂瀑布边。

我忆云门寺，门前千万峰。

一瓶居无外，万木老禅中。

秋江洗一钵，寒日晒三衣。

空山行客少，独树晚蝉多。

一片月生海，几家人上楼”（待月）^①

《桂林诗评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？这些诗句果然都是无名氏的佚诗吗？

一、《桂林诗评》当为景淳所撰《诗评》

梁章钜 1836 年任广西巡抚将署学政，任职期间编著了《三管诗话》，在其中也征引了前七处残诗，但提出了“皆不知何人所作，《桂林诗评》亦不知何氏之书也”。梁章钜提出的这个问题，蒋凡先生在《三管诗话校注》中提出，可能是与莫休符《桂林风土记》出于同一书而以别名流行^②。蒋凡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，得到了有些学者的认同^③，但笔者则不敢苟同。

《全唐诗》成书于清代康熙年间，所参与的人员众多，征集采进的书籍来源庞杂。我们怀疑是否有一本名为《桂林诗评》的本子，或者编撰者张冠李戴弄错了。

从出处排列的顺序看，《全唐诗》编辑者在钩稽唐诗佚诗时把《桂林诗评》是作为宋代或宋代以前的本子来用的。《桂林诗评》是放在了王正字《诗中旨格》、陈应行《吟窗杂录》之前。但是在宋代文献书目未发现任何记载。宋

①《全唐诗》卷七九六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8964页。

②梁章钜著，蒋凡校注：《三管诗话校注》，广西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0页。

③叶辉，周兴陆著：《复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54页。

代还没有按地域编选诗选的惯例,而桂林地处岭南粤西地区,并非文化发达之地,也并不是市场需求量很大的地方,不大可能是书商的行为。而宋代桂林本土也没有学问名家,也不大可能是个人好事之作。如是名家,肯定会有编者名字留下。如果是宋代的书,像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、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这样有影响的笔记不可能没有记载这部与桂林有关的书。其次,在明代书目《文渊阁书目》、《千顷堂书目》也未见记载《桂林诗评》这样一部书。明代的桂林地理掌故笔记如张鸣凤的《桂故》、《桂胜》也没有记载。这部书应该也不是元代的。奇怪的是,清代书目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等公私书目也没见记载。而且清代谢启昆《广西通志》未见载。因此,这本书的来源非常可疑。

张伯伟先生在《全唐五代诗格校考》中收录了辑录自《吟窗杂录》的题为《诗评》一卷。解题云:“《诗评》一卷,宋桂林僧景淳撰。……撰《诗评》者,当为活动于北宋仁宗至神宗朝的桂林僧景淳。”^①辑录的文字凡22条。其中“诗有三体”条先后引到了“去帆看已远,临水立多时”、“家贫为客早,路远得书稀”、“瀑布玉千仞,草堂瀑布边”、“我忆云门寺,门前千万峰”、“一瓶居乌外,万木老禅中”。其中“瀑布五千仞”作“瀑布玉千仞”,“一瓶居无外”作“一瓶居乌外”。此外,《诗评》“雕金格”条也记录了“秋江洗一钵,寒日晒三衣”和“空山行客少,独树晚蝉多”。这样看来,《全唐诗》这些残句均可在《诗评》中找到出处。尽管最后一条残诗“一片月生海,几家人上楼”(待月)并不在其中,但基本可以肯定,《桂林诗评》基本上就是北宋桂林僧景淳编撰的诗歌评论著作《诗评》。张伯伟先生分析,当时可能法名景淳的僧人较多,为了区别起见,在作者前加上“桂林”。我以为,《全唐诗》编者或许觉得《诗评》这个书名缺少特点,容易混淆,就径直将书名改作《桂林诗评》。

二、轶诗出处分析

从《桂林诗评》的书名来看,该书容易误解为历代有关桂林的诗作评点。蒋凡先生实际上也是这样想的,所以才疑其与唐莫休符所著《桂林风土记》出于一书而别名以行。蒋凡先生注“秋江洗一钵”二句云:

“秋江洗一钵”二句。《诗话》谓“不知何人所作”,梁氏考之未详。二句实出自中唐贾岛《长江集》中《送去华法师诗》。“一钵”“三衣”,僧家常用之物,与贾岛所赠去华和尚身份相合。《秘藏宝钥》有“僧尼一钵”之语。钵,为梵语“钵多罗”之省称,僧尼持以化斋的常用饮食器具。三衣,僧尼的三种法衣。僧伽梨,即大衣;郁多罗僧,即上衣;安陀会,即下衣,合称“三衣”。^②

蒋凡先生考出“秋江洗一钵”二句为贾岛《长江集》中《送去华法师诗》,

^①张伯伟:《全唐五代诗格校考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6年,第477页。

^②梁章钜著,蒋凡校注:《三管诗话校注》,第40页。

极是。但贾岛从未去过桂林，“在越居何寺”也看不出与桂林有关。可见，《桂林诗评》收的与桂林未必有关。其实另外两句“瀑布五千仞，草堂瀑布边”也出自贾岛《长江集》卷三《送田卓入华山》，蒋凡先生未能发明，佟培基先生已经指出^①。

其他几句残诗也有问题。“去帆看已远，临水立多时”见于《宋文鉴》卷二十二，原来是北宋初年的王操的《送人南归》。王操是由南唐入宋之人，亦未来过桂林。看来该书摘录的不局限于唐代诗歌。“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”也并非佚名轶诗，而是唐人许浑的诗。见其《丁卯集》卷下《示弟》。宋人范晞文《对床夜语》卷三也云：“近因举许浑《示弟》诗有云：‘家贫为客早，路远得书稀。’或谓不见示弟之意，不足为佳，似未尝读杜诗也。”^②“我忆云门寺，门前千万峰”出自唐人皇甫曾《送著公归越》，只是将“长忆云门寺”之“长”误成“我”。此诗除见于《二皇甫集》，又见《极玄集》、《全唐诗》卷二百十、《文苑英华》卷二百十九。此诗又作朱放作，见《全唐诗》卷三百十五。宋人孔延之编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六也记载为朱放作，并且题目为《忆云门旧游送无著上人》，内容稍有差异。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二十收孙郛《送无作上人游云门法华序》云：“越中山水名于天下，山寺云门、法华又名焉……又见朱放诗曰‘长忆云门寺，门前千万峰。’郛尝居越中，每吟此诗，未游二寺，常以为过上一人名僧也。”^③也认为是朱放所作。看来作者还存在争议。

“一片月生海，几家人上楼”没有出现在《诗评》中，但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却可以找到它的线索：

桂州寿宁善资禅师，……举起拂子曰：“一片月生海，几家人上楼。”^④原来这是一个出家人的偈语。

除了“一瓶居无外，万木老禅中”、“空山行客少，独树晚蝉多”两联尚未找到出处，其他六联都各有所自，而且大多从唐诗中摘录出来。这可能是《全唐诗》编辑者用来钩稽唐人轶诗的原因。从摘录方式来看都是摘录第三四句，往往是写景抒情的对仗句，这从评点来说最有内蕴发掘。从题材内容来看，似乎都与桂林无关，不可能是“辑自《桂林风土记》而别名以行”，蒋凡先生的猜测未必允当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

①佟培基：《全唐诗重出误收考》，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446-447页。

②范晞文：《对床夜语》卷三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③孔延之：《会稽掇英总集》卷二十，四库全书本。

④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155页。